

婚姻是她取得利益的手段
谋害丈夫更是她“更杰出”的专长

清纯素爱
系列

情人，回到我身边

台湾 白素素

I247.5
3769

情人，回到我身边

白素素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晓 涛

封面设计:文 苑

清铅素履系列
情人,回到我身边
(台湾)白素素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 000

ISBN 7-204-03243-8/I·557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钟心昀是个美丽的寡妇。见过她的人，没人能否认这一点，尤其是在她死去了三个丈夫之后，追求者却依然不减。

用“蛇蝎美人”或是“黑寡妇”来形容她的是未曾见过她的人，当她一出现，绝没有人会联想到这些嘲讽的字眼。

她的外貌简直就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，惹人怜爱的小巧瓜子脸、柔顺的过肩长发，宛如温柔月光的双眸、精致微噘的嘴唇、纤瘦的身躯，她完美得像个毫无瑕疵的娃娃，让人想将她紧搂在怀里呵护，视为收藏品。

她从不在陌生人面前说半个字，微微地点头与微笑是她唯一的表情。等稍微熟悉之后，也顶多礼貌性的和对方说话几句，因为她一向不爱说话。

她是如此的美丽、温柔、和善，所以人人称她是钟巴天使。

这样的人怎么会连续死了三个丈夫？

有人谣传，她是被诅咒的。

也有人说，是她下的毒手。

但真相从没有人知道，因为就连警方也无法在她历任丈夫的身上找出任何他杀的嫌疑。

第一任丈夫，是她青梅竹马的恋人，在他们骑马出游的时候，意外坠马摔断颈部而死。

第二任丈夫，是她爷爷钦点的钟氏企业接班人，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在车内遭雷殛引起大火而身亡。

第三任丈夫，是钟家的家庭医生，在一场钟家举办的慈善餐会中，心脏病发当场丧了。

这三件意外发生时，钟心昀都在场，但证据显示都是意外，与她无关。

她曾问自己伤心吗？

答案是，除了第一任丈夫的死亡让她痛不欲生外，其他两次都只有淡淡的哀伤，这也难怪，谁会为了只见过一次面，根本还算是陌生人的丈情人，回到我身边

夫死去而产生太大的哀恸呢？

钟心昀的每一次婚姻全是由唯一的亲人，也就是养育她长大的爷爷决定的，所以她无怨无悔地全盘接受；虽然内心感到自责，甚至觉得自己就像扫把星一样，但对于爷爷的决定，她从不出声反对。

她坚信，爷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好，就连今天也不例外。

阳明山上的教堂里，一场婚礼即将举行；这是钟心昀的第四次婚姻，谢绝所有媒体的采访，仅有新郎新娘的至亲好友参加。

这次的男主角是与钟天企业往来密切的辛天集团二少东辛季青。他刚从国外修得两个硕士学位回来，在一场钟氏企业所举办的新大楼落成典礼上见到钟心昀，对她惊为天人，以致完全不顾家人劝阻，也不在乎流言的属性，隔天就向钟家老爷钟永鸣表明想娶钟心昀为妻。

钟永鸣欣赏他的勇气，当下就答应了他的请求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钟家又敲响了婚礼的钟声。

情人，回到我身边

求婚当晚，钟心昀曾向辛季青暗示过自己是个不幸的女人，想劝他打退堂鼓；但他却表示，他是个幸运的人，恶运不会落在他的头上。

她还能说什么呢？不善言辞的钟心昀只好默默接受这项安排，顺从地再度披上白纱。

此刻，望着镜中身着白纱的自己，钟心昀不禁感到害怕。上了妆的面容惨无血色，她紧咬着下唇，抬头凝视窗外，只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只小鸟，轻易地飞向蔚蓝天空。

房门被人推开，她倏然回头，在见到爷爷笑容满面的走进来时，连忙挤出一丝笑容。

“爷爷，您来早了。”

钟永鸣流露出慈爱的眼神，缓缓走近她。“心昀，你真漂亮，爷爷还真舍不得你嫁出去。”

听见爷爷的赞美，她羞红脸低下头去。

钟永鸣轻抚着她的头，“心昀，爷爷希望你幸福女人还是要有个归宿，生命才算完整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爷爷不论说什么，永远都是对的。

钟心昀默默地任凭发型师、化妆师打理她的一切，但那些不愉快的阴影却一一浮现心头。

她常在想，自己这辈子一定是无恶不做的坏人，所以今生才必须面对这种惩罚。她根本不想再嫁人了，但她却不敢对爷爷说不，因为她不想惹爷爷不高兴。

在钟家她永远只是个被人操纵的娃娃不能有自己的想法，不能为自己作决定，对于一切只能逆来顺受，因为母亲临死前一再的告诫她，要她永远的服从爷爷。

她不知道原因，只知道要听话，她相信爷爷对她做的一切都是为她好，当然也包括选择丈夫在内。

化妆师为她画好妆后便出去了，没多久，司仪敲门进来提醒他们，时间到了，该准备出场。

钟永鸣询问道：“准备好了吗？”

经历过数次婚礼，钟心昀对这些程序早已驾轻就熟，她点点头，“都准备好了。”

一跨出门，风琴响起结婚进行曲的旋律，钟永鸣将孙女的手挽在自己臂上缓缓步向走道的彼端。

就这样，钟心昀再一次面对梦魇。这条铺着

红地毯的走道对她而言，冰冷的路径，每走一步，就让她胆战一次。

不知道下一场悲剧什么时候会上演？

当她站在新娘的位置，面对最神圣的仪式时，却依然陷入深深的沉思中。

“我愿意！”

身旁的辛季青大声回答神父时，钟心昀吓了一跳，不知道飞到哪里去的神思才又回到身体上。当神父的眼光停驻在她身上时，她心神不宁，却很熟练地轻声回答：“我愿意。”

除此之外，她还能有什么答案呢？钟心昀暗自神伤。

接着辛季青将她的头纱掀起，温热柔软的嘴唇亲点一下她的，钟心昀这才松了口气——

总算要退出了。

对她来说还算是陌生人的丈夫紧挽着她，一步步缓缓走出教堂。外面的阳光很刺眼，看见户外草地上搭起的帐篷，一大堆的粉红色气球以及满桌的美食，钟心昀不自觉地皱起了眉。

她一向爱安静，厌恶吵杂的环境，此时此地

情人，回到我身边

喧闹的人声、音乐声，让她觉得头疼，尤其是看见五层高的结婚蛋糕，更是让她浑身不舒服。

对一个四度踏进礼堂的人来说，这些庆祝方式已经没有新鲜感，取而代之的是恐惧的阴影，和颤抖的双手。

辛季青温柔地揽着她。“冷吗？”他以为她的颤抖是因为寒冷。

钟心昀摇头。

“如果累了，你可以靠在我身上。”

这是她头一次直视辛季青的眼睛，他的声音是那样的温柔，让人忍不住盯着他看，她发现辛季青还留有稚气的笑容，这和她以前所见过的男人不太一样，尤其是他注视着她时的露齿一笑，让人觉得好像冬天的太阳。

当她听见有人要新婚夫妻共切蛋糕时，才将眼神移开。

辛季青牵着她上台，在身后玫瑰花墙与水银灯的陪衬下，这一对郎才女貌的新人，顿时让人完全忘记以前所发生过的事。

然而当辛季青握着钟心昀的手，两人一同拿

情人，回到我身边

起刀子准备切下蛋糕时，她担心的意外又发生了。水银灯突然爆破，原本看似坚固的台子瞬间下倾。

所有的宾客惊慌失措，尖叫声、惊呼声，在混乱的人群里此起彼落。

慌乱中，钟心昀将握刀的手松开，想拉起厚重的裙摆逃开，但她才转身，却看见辛季青的背上被刺上一刀，血流如注！

刀子什么时候刺向他的？

是她失手刺的吗？可是她明明只是将刀丢在地下。

钟心昀当场吓得不知所措。

悲剧又重演了！

她是被诅咒的，一开始她就应该拒绝，那么现在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

钟心昀像雕像般无法动弹，她想拉住辛季青，却无能为力。

辛季青面无血色，双眼呆滞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双手张开试图想抓住什么。这一幕在钟心昀眼中犹如慢动作般，最后，他慢慢地向后倒下。

“不！”她失魂地大叫。

情人，回到我身边

一堆金属的骨干，此时零零落落地打在钟心昀身上，失去重心的她整个人从台上摔了下来，一根巨大的支撑干正好朝她的面前落了下来，狠狠地敲撞在她肩上，剧痛之后，她的脑子一片空白。

钟心昀慢慢地恢复意识。

她稍稍移动颈部，手指微微抽动，却发现自己全身僵硬。药水味刺激着她的嗅觉，但她的意识尚未完全清醒。

又过了一阵子，她才觉得眼皮能够移动，于是缓缓张开眼——四周一片漆黑，只听见窗外的蛙鸣声。

身上缠绕着一堆纱布让她觉得有些喘不过气，尤其是头疼得快爆炸。钟心昀忍不住呻吟起来。

“好痛……”

原本守候在她身旁打盹的李妈，立刻醒了过来。

“小姐，哪里不舒服吗？”

情人，回到我身边

“我的头好痛……”浓厚的药水味让她想起发生的事，“李妈，我……我的丈夫他……”

“小姐……你安心休养吧，别问太多了。”想起她的遭遇，李妈不禁哽咽。

她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见过像小姐这样苦命的人，说是生在富贵之家，不愁吃穿，但精神上所受的煎熬哪里超出物质上所获得的。

“李妈，求求你，告诉我实话，我丈夫他……是不是没救了？”

“乖，好好睡，头疼的话我给你请大夫来……”李妈不忍说实话，只好先敷衍着。

钟心昀心里早已知道答案，只不过想加以证实，她抓住李妈的手腕，“不，你先告诉我，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不论好坏我都可以接受。”

“唉，小姐，你何必——”

“告诉我……”

李妈只好点点头。“你的先生……当场就过世了。”

钟心昀无力地瘫在床上。“是我害死他的，我是个不祥的女人，我不该再答应爷爷……”

情人，回到我身边

“小姐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这都是意外，与你无关呀！你是这么善良的人，你……”

“不，都是因为我……”

她无法相信，辛季青前一刻还温柔地望着她的眼睛，现在已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。虽然对他没有任何感情，但钟心昀仍自责不已。

老天为什么要给她这样的惩罚？

是因为上辈子的欠债尚未还清吗？

钟心昀越想越伤心，难过地将手伸向身上的点滴管子冲动地拔起。

“小姐！”李妈惊慌地大叫。

“如果没有我这个人，这些悲剧就不会发生了！”

钟心昀歇斯底里的喊叫吓坏了李妈，她紧张地朝门外喊：“医生，医生！”睡在楼上客房的家庭医生立刻冲进门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小姐把管子全拔掉了……”

医生见到钟心昀情绪不稳定的状况，二话不说，立刻从药箱里拿出针筒。“李妈，抓紧小姐。”

情人，回到我身边

两人花了一番工夫，才在钟心昀的手臂上打了一针。

不一会儿，钟心昀的意识慢慢模糊，手脚也变得无力，但她隐约知道又有人进了她的房间，然后她在昏昏沉沉中似乎听见医生与爷爷的对话。

“医生，她现在情况怎样？”

“还需要观察，不过应该没事才对。”

“可是她……”

“等她完全清醒后才能知道脑部受损的情形，不过就她表面受伤的程度看来，应该没事的。”

她听见爷爷大叹口气。“真是的，她要是没办法康复，我又损失一颗棋子。”

什么意思？钟心昀还来不及想清楚，就又昏沉沉地睡去。

一名身手矫捷的黑衣人潜进钟永鸣的书房。

坐在书桌前的他背靠着躺椅，仿佛正等候着黑衣人的到来。

“你这次的行动太急了，不是要你等婚礼退出情人，回到我身边

后才下手的吗？”他的声音带着些怒气，但并没责备的意思。

“我等不及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个男人太温柔了，我看不顺眼。”

钟永鸣嘴唇一抿。“你的名堂还真多！不过你要记住，下不为例。还好我先安排了人证，证明刀子是辛季青自己意外刺中的，才打发了辛家人和刑警。对了，交代你办的事，怎么样了？”

黑衣人从怀里取出一本小册子。“这是下一次预定的人选。”

钟永鸣接过名册后，递给对方一个信封。“我会尽快决定的。这是答应给你的钱。”

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。

“谁？”钟永鸣警戒地问。不久前才送走辛家的人和刑警，他想不出还会有谁来访。

李妈温顺地回答：“老爷，门外有位访客，说有急事求见。”

他一面回应，一面挥手要黑衣人离开。

“我说过，我在书房看书时不容别人打扰。来

的是什么人？”

“对不起，老爷。他坚持要见你，说是有您会感到兴趣的东西，要跟您谈谈。”

钟永鸣闻言不禁感到好奇，他沉思一会儿后对李妈说：“我在书房等他，请他进来吧！”

“是，老爷。”

没多久，李妈领着一名男子进入书房。

他严肃的脸部线条，泛着冷酷的眼神，以及全身散发出的霸气，在在都使钟永鸣感到吃惊，这是什么样的人物？怎么以前在商场上从未见过？他又为什么会找上门呢？

钟永鸣的眉皱了起来。他看得出眼前这名男子的眼神充满挑衅，分明不怀好意。“你找我——”

男子冷冷地打断他的话。“废话与客套话就不用多说了。我的名字是朱利恩，当前担任迈尔国际合并公司的亚洲地区负责人，今天来找你的目的是谈一笔买卖。”

迈尔国际合并？

是那个专门收购中小型企业，加以重整后再
情人，回到我身边